

“李红”，再普通不过的名字，在中国大概有成千上万个李红，就像“苏敏”，你我身边大概都有苏敏式的故事。

普通人的内心，也是一片森林

黄芳

前段时间，随着电影《出走的决心》的热映，主人公“李红”的原型，60岁的苏敏被更多人看到。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年女人，一个前半生从来只是女儿、妻子、母亲的家庭主妇，决心驾车出走，开启一段没有目的旅行，为的是“透气”。这是一个女性“觉醒”的故事吗？我们曾前后三次采访苏敏，发现那些亲情中的伤痛与羁绊，那些对爱情的憧憬与畏缩，勇敢的、软弱的、不彻底的“觉醒”，都是故事的一部分。但恰恰因此，我们觉得她亲近。苏敏是普通人，也是街巷里能干的女人，她打工送过报纸，为了增加订阅，别出心裁给住户写信，因为业绩突出上过电视；她还垒过墙、做过裁缝……我们跟访苏敏自驾出行时，时常感慨她把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就像一粒野草的种子，散落在任何角落都能生机勃勃。而她对我们说，闲暇时她最爱看穿越小说，追言情剧，她羡慕那些被丈夫宠成“公主”的女孩，可不敢想象这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普通人的内心，也是一片森林——即使他们看上去沉默、面目模糊。电影《走走停停》里，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父母隐而不发的梦想，在外人眼中古板无趣的父亲，也曾是文学青年，年轻时写过的热烈文字都压在了箱底。

澎湃新闻在过去10年采写了超过87万篇原创报道，这一次，我们想做一本关于普通人的书，因为这也是我们的家人、朋友、师长们的故事。

他是普通人对自己生活和心灵的觉察。贵州大山里，命运像“狗尾巴草”一般的农民赵中国，小心翼翼守护他的“探洞梦”，爱好成痴；他也默默守护着一段未有结果的异国之恋，他的内心富足与磅礴。在安徽农村教书，脾气很倔的老人叶连平，90多岁的漫长人生，经历了时代的浮浮沉沉，足以写下厚厚的一本书。几年前我们结束采访时，叶连平还在他站了一辈子的讲台给孩子们上课。他说永远记得，在上世纪的政治运动里，那些善意待他，保护了他的乡亲，他这

辈子都是在报恩。历史不是宏大叙事，也不是铁板一块，还有这些缝隙里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青年“潘晓”曾经在杂志上发问，“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也许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命题，都不乏青年人的困惑与追问。书中来自小城的大学生自嘲是“小镇做题家”，可是他们也认为，正因为经历过另一种生活，他们会比始终生活在优渥环境中的人多一重反思。“全国优秀县委书记”陈行甲，决定在“高光时刻”辞官退场。许多人解，直到他再次出场，已是单枪匹马南下深圳创业的公益人。他有一个堂吉诃德式的梦想，他要战胜“因病致贫”这个敌人。

即使生命最终将走向终结，也不要放弃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年轻人孟晨的“无国界漂流”，就像是一部公路电影，遇见许多人、许多事，她最终发现，自己“走的是一条完整的上坡路，遇见的是精神气质相投的人们。这些人不会轻易把目光从一个同类

身上移开，而是会彼此加持。”这一路的发现，她决定要把人生的意义建筑在对崇高的追求上，后来她成为了一名无国界医生。记者的工作又何尝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漂流”。这本书大多是我们年轻的记者或作者采写的作品。年轻的心靠近另一颗心，是彼此的触动与发现，那些曾打动我们的，相信也会打动你们。

最近，我们在朵云书院举行了一场新书分享会，主题叫“那些渺小的，壮阔的”。一位带着孩子来现场的家长说，他们想了解其他人的生活状态，以包容之心去接纳世界。诗人穆旦在晚年曾不无悲凉地写下：“我冷眼过去稍稍回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他在感慨人在历史中的渺小。普通人的生活是隐没在水面下的冰山，他们兀自经过大大小小挫败与胜利，那些时刻，冷暖自知。可在我看来，每一个普通人涉过他们要涉的河，翻过他们要翻越的山，也不失为一种壮阔。

便以澎湃新闻的这本十周年人物特辑《人世苍莽》，致平凡而苍莽的生命。

意大利民歌《我的太阳》是最脍炙人口的爱情歌曲之一，极为动听，也是对声乐家的挑战。有心人整理了三位歌唱家《我的太阳》完全不同的唱法，辑为一个视频上载社交媒体，任网友欣赏，令人大开眼界。三位歌唱家，分别是男高音帕瓦罗蒂、男中音霍洛斯托夫斯基和流行歌曲天王普雷斯利，三个完全不同类型的歌唱家，当然是不同的唱法。

先说帕瓦罗蒂，在群星灿烂的意大利男高音里，帕瓦罗蒂是最耀眼的。霍洛斯托夫斯基，当代世界最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出生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后活跃于俄罗斯与欧美乐坛，不到四十岁就一头银发，被戏称为“西伯利亚之虎”。普雷斯利，因成名之后的两张唱片分别有猫与国王的字眼，被合并成“猫王”，美国流行乐坛天王。帕瓦罗蒂出道之后就赶上了好时光：录音技术先进，大众媒体发达特别是电视有利于古典音乐的普及，古典音乐的商业化运作成熟；天赋、努力加好运，帕瓦罗蒂成为最成功的男高音。1990年我在香港看他的独唱音乐会，这位歌王一出，体育馆大批欧美妇女拥上前去，激动地高呼：“卢奇！卢奇！”，有如流行乐粉丝见到偶像一样，这一幕至今难忘。

《我的太阳》是意大利诗人卡普罗1898年作词，音乐家迪卡普阿和马祖齐配乐，一经问世就流传全球，至今不衰。《我的太阳》是帕瓦罗蒂的拿手好戏，保留曲目或加演必唱。这个视频收入的帕瓦罗蒂版，应该是他黄金年代的作品，音色之高亢温暖，热情奔放，堪称是《我的太阳》最佳版本。想起老帕的轶事，他和前辈男高音帕方诺一样是面包师傅之子，但是后来都成为了著名男高音。

霍洛斯托夫斯基用中音演唱《我的太阳》，声音浑厚饱满，听惯高音之后听这种唱法别有韵味。视频收录的是他在意大利演唱的录像，应该是四十岁左右的时候，他身材高大，身穿黑色衬衫，满头银发，英俊潇洒，很有观众缘。一曲唱毕，现场的意大利人立即起身高呼“BRAVO”，唱这首最著名的意大利民歌能够得到意大利人的欢呼，可见霍洛斯托夫斯基的功力。这位男中音只活了55岁，英年早逝，至为可惜。

帕瓦罗蒂和霍洛斯托夫斯基都是用意大利语演唱《我的太阳》，猫王却是用英语演唱的，是1960年演出的版本。英语版本作词者不知何人，词写得很好，同样好听，深情款款，“猫王”唱来柔肠寸断，回肠荡气，极富感染力。“猫王”的声音和形象与这首意大利民歌也十分契合。流行乐坛歌手演唱意大利民歌或歌剧咏叹调的不少见，但“猫王”这首《我的太阳》出类拔萃，与老帕、霍氏并列，毫不逊色。“猫王”与老帕同年出生，只活了42岁，至今仍为无数乐迷所怀念。

有人用同样的方法辑录这三位歌唱家演唱的另一首意大利著名民歌《重归苏莲托》，同样各自精彩。网络时代如此介绍和普及古典音乐，一大善事也。

《我的太阳》二种唱法

何亮亮



凤凰台上忆吹箫 秋日山居次晁无咎韵

松庐

巨笔谁挥，密排一字，横空北雁南还。又渐远、蝉声唧唧，莺语啾啾。小园人幽静，隔槛见、晚菊斓斑。遥相对，门外白云，云外秋山。

偷得浮生眼，都不管、长吟燕坐松间。情不觉、清杯影落，西岭霞残。词客共秋俱老，但只愿、梦稳心闲。且添酒，新月不惯初寒。

的温暖教室”和“温暖大山小手”的公益项目。为玉树学校送去煤炭等燃料，也让高原学校的孩子们吃上热乎乎的饭菜。

十几天前，我们有过一次聚会，她说又要去玉树。玉树已经是冰天雪地，她是要去给玉树囊谦县吉曲乡寄宿小学的太阳能取暖及生活热水供给项目进行交付。这个学校海拔3780米，国家电网尚未覆盖到该校。学校传统取暖方式是教学楼以煤炭为燃料进行取暖，学生宿舍则采用临睡前以牛粪为燃

料提高室温，晚间提供取暖时间仅为1个小时。学生洗漱热水依靠土锅炉用煤炭烧热水，勉强满足学生早晚洗漱。这个项目的启用，成功地于2006平方米教学楼和1720平米2栋学生宿舍提供取暖，提供230名师生洗澡热水。在写这篇文章时，王婉在高原开发了交付仪式的照片，蓝天下的学校操场上，

孩子们的脸上洋溢着笑容，他们被温暖而感染，内心一定会感谢王婉这个温暖之人，尽管她做的一切都不需要他人感恩。



诗僧和僧诗

谢俊美

僧诗是中国文化中的一朵奇葩。透过诗僧和僧诗，反映和折射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诗僧来自社会各阶层，虽托身空门，但他们了解社会，熟悉社会，所以僧诗有它独特风格。究事观理，咏物寄怀，或咏史明志，兴悲发愿，忧国忧民，同情人民的苦难，针砭时弊，企盼美好，圆融社会。多数名寺古刹，建于山陬。因此一些僧诗，讴歌山河壮丽，诗禅并茂，感悟人生，体察世事，因而给人以美的享受。

“生来未藉东风力，老去能添晚节香。”这是弘一法师《咏菊》中的诗句。弘一法师是近代著名法师，字叔同，自号晚晴老人，浙江平湖人，生于天津。早年留学日本，擅长书画、篆刻、工诗词。回国后，感愤世事，于1918年，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为僧。他的一首《送别》至今脍炙人口，传唱不休。另一名高僧苏曼殊，自号糖僧。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生于日本，卒于上海。工诗善画，兼通日、



弹琴醒暮酒 (中国画) 邵琦

王婉是个温暖的人，从认识她第一天起，我就有这种感受。玉树地震之后，记得是那年九月，我作为一个志愿者，去帮助那里受灾的人，住在一栋危楼上，这里原来是家酒店，地震后就废掉了，我和一些志愿者没有地方住，只好住在这里。之前，我不认识王婉，她是在微博上知道我的，然后来找我。刚刚见面，我就问她，废墟遍地的玉树有洗热水澡的地方吗？她红黑的脸露出热情的笑容，告诉我河边有个可以洗热水澡的公共澡堂。对于一个半月没有洗澡的我而言，那是最大的恩德，十分感谢她，那澡堂一般人还真找不到，也没有标识。

从那以后，就认识了王婉，一个在玉树做公益

的上海女人。2007年，一次藏区的旅行，让她的目光停留在了玉树，也被当地藏族孩子淳朴的眼睛打动，于是决定在这个地方

温暖之人

李西闽

开展公益活动。她第一次走进玉树称多县扎多乡的一所学校，并且走访了几个学生家庭之后，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她告诉我，印象最深的一户人家，女主人刚做完手术，身上还挂着排污袋，因为住院无线续费，就回家休养，家里没有了牛粪，不得不烧废弃的轮胎取暖，味道十分刺鼻。这户人家的孩子学习非常好，她不忍心，觉得这里的家庭和孩子需要

成为老西门当年最热闹的商店。

我那时住在潘老师家附近，几乎每个周日（当时还是单休）都会抽空去他家学习集邮和邮票鉴定知识。潘老师有一套厚厚的斯科特邮票目录，这在当年是非常稀罕的，国内没有几个人能够拥有这样的目录。他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对照目录来辨别邮票的真伪。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我逐步掌握了一些方法和技巧，在鉴别外国邮票的时候有了自己的心得。潘老师还很注重培养我们年轻人与社会交流的能力，曾亲笔书写了多封介绍信给一些专家，请他们对我的邮集和邮文给予指点，其中就包括搞航空专题集邮的周光复和俞见芳老师。他还为大学生集邮协会联系了上海和外地的多家基层邮协，举行联谊活动。

1984年5月16日，大学毕业之际，我有幸与26位大学生集邮协会代表一起参加了上海市集邮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如邮友小谢所言，我们都是集邮的“革命种子”，走到哪里都会生根发芽。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上海葡萄酒厂工作，2个月后，厂集邮协会成立，我成为首任会长。

十日谈

邮缘人生 责编:郭影

我的集邮之旅，始于小弄堂那陈旧而温暖的童年回忆。

我们读小学时，下午不上课。老师让住在附近的几个同学在组长家的弄堂里自己开“小小班”。每天“小小班”快结束时，在邮局工作的邻居小胡就会骑着绿色自行车路过这里，我便跳上后座，和他一起送信。时间一长，信封上贴的花花绿绿的邮票就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在口袋里揣上一把小剪刀，每当看到漂亮的邮票时，就跟着过去向收信人讨要，得到同意后立马掏出剪刀剪下来夹在书里。就这样，到小学毕业时，居然收到了一堆信销票。不过那时并没有被提到集邮的高度，只是一种玩具。

1979年9月，中国邮票总公司上海市分公司重新开业，恢复办理集邮业务；1980年1月，停顿了14年之久的《集邮》杂志正式复刊。“集邮热”在上海乃至全国逐步兴起。1981年寒假后，共青团上海市委学校工作部部长陈海燕召集各高校学生会主席会议，商讨成立大学生业余社团事宜。会议决定第一批成立4家社团，它们是：集邮、摄影、书法和UFO协会。1981年5月8日，由上海市学生联合会主管的上海市大学生集邮协会成立。此后，各个高校的集邮协会像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并先后作为会员单位加入。我也在学校向团委和学生会申请，发起成立了集邮协会，并成为上海电专（现上海电力

大学）邮协的首任会长和市大学生邮协理事。所以，正儿八经的集邮，应该从这时算起。

市大学生邮协初创时，潘巨东被聘为顾问，潘老师是一位资深的集邮家，熟悉多国语言，以收集世

集邮启蒙

祝建国

界各国国旗、地图、领袖人物邮票及航天邮票见长，藏品极为丰富。当年我非常喜欢外国邮票，与潘老师接触比较多，有幸得到他的悉心指导和无私帮助，至今难以忘怀。那时集邮者尤其是青少年，在做专题邮集时，对外国邮票的需求量非常大，上海老西门新华书店抓住了机会，成为改革开放后国内第一家合法出售袋装外国邮票的店家。但是，由于进货渠道复杂等原因，这些邮票鱼龙混杂，一些邮票看起来很漂亮，其实并非真品。潘老师发现后，先是撰文指导大家如何识别这些“花纸头”，后又在我们会刊《大学生集邮》上发起讨论，避免集邮者受骗上当。老西门新华书店后来特地聘请潘老师作为顾问来作鉴定，他一下子忙不过来，就带着我一起参加了这项工作。老西门新华书店的外部柜台后来生意非常火爆，常常是排队形成长龙，